

解秘藏地神奇 再现狼性孤独

藏历 七月七

颜 栋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州出版社

解秘藏地神奇 再现狼性孤独

藏历 七月七

颜 栋◎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历七月七 / 颜栋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360 - 5357 - 1

I. 藏… II. 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4167 号

责任编辑: 殷 慧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5

字 数 175, 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圣湖畔的墓碑	
第一节 招展的经幡	003
第二节 雪狼王妃之死	006
第三节 狼眼诅咒	012
第四节 不能说的秘密	016
第二章 名叫红枫的男人	
第一节 树丛后的眼睛	020
第二节 破壳而出的子弹	023
第三节 忧郁的枫叶	027
第三章 与狼同名	
第一节 『死亡第二线』	033
第二节 神秘的铜镜	039
第三节 阴差阳错	045
第四节 噩耗来临	049
第五节 惊魂『一线天』	051



七月七

第四章 火元神兽

- 第一节 古墓惊现 056
- 第二节 奇书《梦说》 059
- 第三节 险遇神兽 061
- 第四节 再战神兽 064
- 第五节 大开眼界 067
- 第六节 神乎其神 069

第五章 地下城市

- 第一节 绵绵幽思 074
- 第二节 熟悉的陌生人 077
- 第三节 灰布长衫 079
- 第四节 史前地下城市 081

第六章 真相与假象

- 第一节 特殊使命 088
- 第二节 死亡音乐师——龙健 093
- 第三节 原来如此 100

第七章 觅舞寻踪

- 第一节 蛇皮短裙 106



七月七

第二节	白狼异变	109
第三节	狼人部队	112
第四节	千人蛇舞	115
第八章	藏历七月七	
第一节	难堪的婚礼	120
第二节	圣湖的女儿	123
第三节	灵验的圣湖	128
第九章	祸不单行	
第一节	『雷爆门』惊魂	131
第二节	流沙坑陷阱	133
第三节	血池里的女人	135
第四节	鼠群狂袭	137
第十章	迷影重重	
第一节	千年奇缘	141
第二节	恩将仇报	144
第三节	兄弟之情	147
第四节	复仇之路	150



七月七

第十一章 将计就计	
第一节 强中更有强中手	155
第二节 天葬台惊魂	158
第三节 狼鹫大战	161
第四节 熊口逃生	165
第五节 白玉寺藏身	170
第十二章 高人指点	
第一节 神秘的老妇人	173
第二节 『七彩盛世』	177
第十三章 千钧一发	
第一节 拨云见日	180
第二节 未婚的父亲	187
第三节 狼犬大战	190
第十四章 恶有恶报	
第一节 猎捕『鬼爪』	195
第二节 『斩首』行动	197
尾声	203
后记	206



七月

引 子

年保草原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会变。

天空万里无云时，炽热的阳光会晒得人皮肤生疼，但只要有一丝云遮住太阳，习习的风便会从各个角落里吹起，飕飕地吹得人骨子里发凉。

也许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就会阴云密布。

也许刚刚还是三月扬州的细雨霏霏，转眼间冰雹便会劈头盖脸而来。

正当你欲迁怒于这份飘忽不定，太阳会再次露脸并抱歉地用温暖之手安抚你的脸颊，使你卸掉怨气。

于是，有些人会说草原上缺乏有恒久感的东西！

其实不然。

这里还有一汪圣水，它总是和天一样蓝。

蓝得宁静而又安详！

圣水来自仙女湖，一个拥有最美丽气质的高原湖泊。

还有生根在湖边草原上的一群人，他们懂得珍惜这片蓝，懂得欣赏这份美丽的气质。就如湖边雄伟的年保大雪山，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长久地守望着。



七月七



第一章 圣湖畔的墓葬

扎巴从战马上滚落下来，扑倒在离自家帐篷五六米的草地上……家里凌乱不堪，到处是被撕扯成条状的布絮，一摊摊血迹和一堆堆碎肉，还有妻子带血僵硬的残躯和小儿沾血的毡帽……

第一节 招展的经幡

“砰！”一颗圆圆的石子在半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在仙女湖畔的浅水处落下，激起了一片涟漪，波纹慢慢扩展会于远处随风抚过来的波浪中，融于湖畔一对青年男女眺望、祈求的眼神中。

“阿哥，你看到神的启示了吗？”姑娘左手挽着男子的胳膊和他并排坐在湖边的草地上。她懒懒地靠着他，右手又轻轻地向湖中投去一颗圆圆的石子。

“没有看到。”男青年看着石子落入水中，又低下头随手摘去了沾在自己藏袍上的一根枯草。

“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神的启示？”

草原上原本疾驰不愿停下的风听到了姑娘片语中的无耐，就笑嘻嘻地放缓了脚步，心疼地拨弄着她那一头乌黑零乱的长发和咸湿沾满水沫的裤角。

“不知道，阿爸说只有心静才能平和，才能透过不安分的波浪看到湖中的倒影，才能看到神的启示。”

他说着，偏头看了看她。

她的长发在风中就那么荡着，藏袍领子上的翻毛随着风也在微微地颤动，却丝毫也遮不住那红扑扑的脸蛋。脸上一双如湖水般清澈的眼睛，虽看不见任何东西，却能看清任何人的心灵！

男女青年就这样长久地坐在仙女湖畔，静静地等待着神要给他们的启示。

好大一会儿之后，湖面上出现了一丝不易被觉察的反光，稍纵



即逝。一刹那间，姑娘像是看到了湖面上的某种影像，那影像在她眼里是一片漆黑中的点点光亮，她努力地朝那边望了过去，片刻后脸色大变。她揪心地扯住了胸口，稍微停顿了一下后，又像是想到了什么，连忙掩饰着那一份看到启示后的不安神色，同时紧紧地拽过了男青年的胳膊将头埋了下去。男子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刚才湖面上的反光，问道：“怎么了？”她弱弱地回答：“没什么！”在男青年眼中，湖面和平时没有多大区别，波浪随风一阵一阵地排过来洗刷着岸边的岩石，远处水面上偶尔会有鱼起身吐个泡泡。

这片墨绿中夹杂着泛黄的草原，连着天边，远处的羊群好像点点格桑花。湛蓝的天空中展翅翱翔的雄鹰伴着湖对岸雄伟的年保雪山，一起听着那夹杂在风声里经幡招展的呐喊声！

夜晚，黑将草原装进了自己的袋子。

湖畔洼地里的帐篷中，在一只破旧的三脚铁皮炉子内烧着柴火和牛粪，有了些许困意的火苗正懒懒地抱着烧得半干的茶壶，茶壶在“滋滋”地冒着热气。一把老旧的双筒猎枪上挂着一副干粮袋，斜斜地挂在支帐的柱子上。一位中年男子躺在紧靠柱子的一张简易行军床上，一张老羊皮铺在身下，他身上盖着被子，还有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虚汗粘住了他额头上的几许发丝，半白的头发和稀拉的胡子衬托着一张布满皱纹、颧骨凸出的脸。

“白狼，阿爸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女神下凡了，一手挽着你，一手挽着如儿，兴高采烈地往家走，身后有一弯赛过七月格桑花的彩虹，就那么随着你们飘着，颠着。后来我醒了，不用猜就知道你俩瞒着我偷偷去了圣湖。”老人吃力地用略带责备的口吻说道。

“扎巴阿叔，您不是常说草原上最可以信赖的就是神吗？您吃了那么多药，病都不见好转，才旺阿叔又出了远门，他家索南除了放羊和挤奶，连酥油都不会打，我只有求阿哥带我去圣湖，希望我们的祷告能感动上天，祈求降临给您健康和吉祥！”如儿摸索着来到床

沿，紧挨着老人的被角坐下，稍带委屈地说道。

“阿爸，您不要乱动，应该注意休息。天亮了，咱们就搬回土屋住，这里湖风大，您的身体受不了，等过段时间病情好转了，咱们再搬回来继续守湖。”看着挣扎着欲爬起身的养父，白狼连忙上前扶他起身，并一把将被子卷起垫在他身后。

“天一亮，我就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千万不要让我在今夜躺下，不然，阿爸就会像被扔进了大湖里的石头，永远也没有机会再起来了。”扎巴微睁着眼，原本呆滞死气的目光变得有神起来，他望着眼前养育了二十年的儿子会心地说道。他知道儿子一定是非常英俊、健壮的。雪山、草原赋予了他雄鹰般的双眼，野熊般的骨骼和野狼般的矫健，虽然他身上没有自己的血脉，却毅然继承了自己永远为之自豪的率直、勇敢和刚毅。

人老了，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遗憾和抱怨，可此刻扎巴的内心却完全被满足占据着。他淡定地眯着眼想着、笑着。孩子们也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守着炉火，看着犹如塑像般盘坐着的老人，不知道他纤弱的内心里又在想些什么？其实就连扎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正如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得到过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至今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因为一群咬死老婆和儿子的狼而来到这圣湖畔守望谁也没有见过的七彩神石。

他跟着思绪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另一个鲜花盛开的草原。



第二节 雪狼王妃之死

三十年前的扎巴，是海西草原上一只矫健的雄鹰。身为一名出色的藏家猎手，他拥有出众的枪法，过人的胆识。作为一名男人，他有美貌、善良的妻子和一个聪明的儿子。在那个推崇英雄的年代，他是海西草原不朽的神话，是无数草原男儿心中的榜样，也是无数草原女人心中的灯塔。有了他，草原的夜幕就会推迟拉开；有了他，草原的黎明就会提前到来。

然而，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后，这座曾经无比耀眼的灯塔便失去了往日那炫目的光辉。

那时，英雄正值壮年。一个下午，阵雨过后，海西草原上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赛马盛会，主持人宣布首先进行传统的敬神祭祀仪式，敬神祭祀仪式是藏族古老习俗的延续，起源于古代祭奠仪式。古代，每当迎敌出征，都要以这种形式祭祀神山还有战神等神灵，祈求保佑。这种沿袭已久的古老习俗，如今已成为海西草原赛马会的开场式。祭祀时，背负着杈子枪、腰挎长刀的剽悍骑手们会按照传统礼仪围着赛马场顺时针方向转三圈，给赛马会增添几分神秘和庄严的气氛。

仪式之后，便是马队、歌舞表演队、宗教仪仗队的入场仪式。赛马会的主要项目有跑马射箭、跑马射击、跑马倒立、跑马悬体、跑马拾哈达等表演，还有远距离跑马赛、走马赛、牦牛赛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歌舞、民族服饰表演和寺院跳神等表演项目。

很快就要轮到扎巴表演了，他骑的那匹可爱的光背马已缓缓停

住脚步，低垂着脖颈，一副悠然的神态，但它温柔又昂扬的眼睛里充满着无限的活力和激情。扎巴听到围观群众“哦喽喽”的喊叫声，知道自己该上场表演了，群众的欢呼是送给他的！他走过去拍拍战马的脖颈，抚摸一会儿它的鼻梁和嘴唇。战马的嘴唇会意地抖动起来，它抖抖鬃毛，抖落上面的杂草灰尘，跟着扎巴慢慢地朝着比赛起点方向走去。一路上，扎巴倒背着手，牵着马，用挑衅的目光看着即将和他竞争的其他猎手。他闻着身后热烘烘的马汗味和四围猎手抽的劣质旱烟刺鼻的气息，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在赛场上，而是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其实，赛场和战场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区别？

其他猎手也看到了扎巴和他的战马，这匹马他们尤其熟悉。那是一匹匀称高大的骏马，它全身毛色闪闪发光，颈上披散着垂地的长鬃，有的浓黑，流泻着力量与威严；有的金红，燃烧着火焰般的光彩。扎巴无限爱抚着它，眼光里时常流露着父亲对儿子一般的爱。烈马能给人以勇气，能给人以幻想！

周围看热闹的牧民最喜欢看起点处集合的那一群马，那是一个马的家族。它们在牧场上游移，散乱却不失秩序。上了岁数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扎巴的那匹马，是这个马群的灵魂。作为这群马的首领，它当之无愧，因为它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漂亮和强壮。他们的眼神既羡慕又嫉妒，因为这匹即将出击的烈马代表着海西草原的性格！

经历了不算激烈的比赛之后，扎巴当仁不让地拿到了这次赛会的跑马射箭和跑马射击两项冠军。比赛结束后，大碗饮用高纯度的青稞酒成了猎手们表达喜悦的唯一方式，扎巴也不例外，因为在这里，男人不会喝酒是娶不到媳妇的！与友人们豪饮半晌后，扎巴借着酒劲骑马返回二十里外自家的帐篷，那里有他永远温暖的家。他要把胜利的消息告诉妻子，让她和自己一起高兴。

雨后的草原显得格外的泥泞，战马驮着他悠然地走着，一颠一颠地使他感到又困又累，他开始昏昏然。

行过一刻，路过一个土坡时，战马似乎嗅到了某种奇怪而又熟悉的气味，突然警惕地停住了脚步。并抬头四处观望，扎巴在马背



上感觉到了战马的停顿，也微睁双眼向前看去。眼前有一条雨水汇成的小溪正绕过土波向地势更低洼的西边流去。顺着溪流望去，不远处有一只母狼和两只幼狼在溪边饮水，两只幼狼雪白中夹杂着水珠的皮毛，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地泛着神奇的光彩。

“雪白妃和雪狼太子！”扎巴忍不住地叫出了声，巨大的惊喜在瞬间冲散了他的醉意，太难得了。他用力揉揉眼睛以确保眼前看到的一切不是在做梦，而揉到一半的手却突然停顿了下来，僵在半空，因为他又好像意识到这个动作可能会惊散眼前的一切。

当年，在海西草原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狼的真实故事。传说，每百年便会有一只极富灵性的白狼从白公山深处而来，领导海西草原的狼群。此时，统治海西草原的狼群恰巧由一只被当地牧民称为“雪王”的白狼统领。雪王高大雄健，冷酷残暴，草原群狼都对雪王俯首称臣、忠心不二，就连当初不安分的几头孤僻的大青狼也对身形和自己差不多的白狼服服帖帖，似乎这只神秘的白狼天生就拥有一股魔力，可以将周围这些凶残强大的家伙牢牢统治在自己周围。因此，雪狼族群的战斗力的格外强悍，狩猎行动干净利落，狡猾的雪王向来坐镇后方指挥，从不参加狩猎行动。正是因为这一反常现象，使雪王变得行踪不定、神秘莫测。

雪王在自己的族群中拥有众多的崇拜者和爱慕者，而它唯独钟情于一只拥有一身褐色和金黄色相间皮毛，身材健美、落落大方而又忠心耿耿的母狼，它便是现身于扎巴眼前的“雪王妃”。不知道有多少牧民曾亲眼目睹狼王和王妃在洒满月光的草原上双双起舞，互相追逐，纵情跳跃，亲昵地挑逗撕咬，就连身边那些蚊子的搅扰都成了陪伴它们的快乐音符，使它们能够暂时地忘记战斗，忘记敌我！草原在那一刻变小了，变得只剩下它们。

此时趴在马背上的扎巴连大气都不敢出，出于草原猎手的本能，他意识到这绝对是重创雪王狼族的天赐良机。他的大脑中出现了暂时的空白，身体甚至变得有些木讷，仿佛一个饥饿已久的人突然面对一桌丰盛大餐竟无从下嘴。



此时，雪王妃也已觉察到了异常情况并抬起头看了过来，它淡淡地看了一眼扎巴和他手中的猎枪，惊了一下，随即又不屑地低下头来继续饮水。眼前这个男人的形象曾很多次在她心中定格。面对因这个男人而引起的部属死伤，丈夫发出的凄厉吼叫声似乎仍在她的耳边回荡！她心知大势已去，命运已经让她和两个孩子走上了不归路。

两只幼狼却是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到来，依然在自顾自地嬉戏玩耍，对这一切，扎巴和母狼都看在眼里。雪王妃心中陡地升起了一股悔恨。平日里，自己身边总有几只成年草原狼受命负责警卫，片刻不离她和孩子左右，而淘气成性的她借故甩开了“讨厌”的保镖执意要带两个孩子出来透透气。也许，她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却不想，不知不觉间已然踏入了人类的领地。残酷的命运紧接着又和她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让她们偏偏遇上了扎巴。现在她和扎巴都在推测对方的心理，其实也不用过多揣测，谁都明白即将要发生什么，因为她和他都没有选择和退路，谁都明白双方势不两立。

饮足了水，雪王妃示意两个孩子向自己靠拢，她们该上路了。她舔了舔大儿子的头，突然四肢用力，后脚蹬地向前，一甩脖子，偏头将它扑倒，紧接着毫不犹豫地张开嘴咬向了它细弱的喉咙，可怜的小白狼连叫都没有来得及叫一声便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了。因为，雪王妃知道王族的血脉不容被异族剥夺生命和肆意侮辱。

看着突然间发生的变故，扎巴也大吃一惊，他原以为母狼会寻找机会转身逃走，可没有想到它竟然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方式。于是，他拿起猎枪，一扬手，“啪”的一声清脆的枪响，透过枪口淡淡的青烟能看到不远处母狼缓缓倒下去的身影，它眉心中弹，倒下时身体一挣，斜了一下盖住了小白狼，眼睛里有东西在瞬间滑落，它是在祈求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宽恕！扎巴没有看错，那是一滴泪！

余下的一只幼狼呆呆地立在母亲和兄长旁。它年幼无知，甚至不知道母亲和兄长已经永远离开了自己，还以为它们又在逗自己玩。扎巴缓缓地将猎枪装回了马背上的枪套，小狼对他构不成半点



威胁。他知道如果刚才不果断射击，母狼会在咬死第二只幼狼后疯狂地扑过来与自己拼命，那时他将会非常被动。草原上的第一猎手也不敢保证和一只红眼母狼近距离搏斗时能稳操胜券，何况她还是雪王的妻子。对于她的强悍，扎巴已经在她咬死亲生儿子时深深地感受到了，而此时，后背似乎还有一丝冰冷。

扎巴下马抽出腰间的配刀开始熟练地剥两头死狼的皮，他每下去一刀都要做片刻的停顿。一边看看呆在一旁的幼狼，一边恶狠狠地骂道：“这就是你们的罪孽，想想让你们这些畜生叼走的婴孩和牛羊，我就要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幼狼只能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它一会儿低头看着母亲和兄长熟悉的肤毛被扒起露出鲜红的血肉，一会儿又憨憨地抬头盯着扎巴那张近乎扭曲的脸，听着他充满复仇快意的一声声吼叫。时间在冰冷的刀锋和流淌的热血间过去了许久。

后来，扎巴收回了伸向幼崽的刀子，他终于没有再杀幼狼，而是留下它独自在草原上自生自灭，也许猎手觉得以这种方式惩罚幼狼和狼群更能解去他心中那股刻骨铭心的仇恨！随即，他提着一大一小两张滴血的狼皮策马扬长而去。

临上马时，扎巴忘记了猎手的行规和祖训，回头望了望只剩下血淋淋的肉体却依然死不瞑目的母狼一眼，策马扬鞭而去，沿途留下一路像花瓣一样被马蹄翻起的潮湿泥土和滴滴点缀在那些美丽花瓣上的鲜血血液。

气势雄壮，四蹄生风的骏马，驮着扎巴在草原上轻快地奔跑。它的鼻子里喷着愉快的气息，四蹄发出“嚓嚓”的有节奏的声音，到最后，开始狂奔起来，奔腾在这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那强劲的铁蹄，踏着“嗒嗒”的蹄声如同一曲美妙的音乐。随着烈马的奔驰、起伏、跳跃和喘息，扎巴的心情变得开朗、舒展。

扎巴一路飞奔。一回到帐中，便提着狼皮向正在挤马奶的妻子炫耀起来，言语中处处流露出草原头号猎手对雪王狼群的不屑与藐视。言毕，他又将狼皮高高地挂在了帐外以显神威，不想，扎巴妻